

<梁英明印尼生活回忆> 之四

学校,校长是著名教育家司徒赞老师,其他老师如刘耀曾、李易洪、刘宏读、刘宏谦、书同芳、曹雪贤、林苍、温鸿琳、黄城温、张德基等,大都是来自八华等著名华校的老教师,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因此,巴中建校初期的师资力量就已经很强。后来又有一些来自国内著名高校的陈熙泽、钟士民等老师来到巴中任教,《生活报》总编辑郑楚耘和《新报》编辑陈寒冰先生也曾到巴中兼任教师。这样多的优秀教师聚集到巴中,是巴中在当时特殊年代恰逢的机遇,也是当年巴中学生的幸运。

司徒赞校长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中一位令人尊敬的教育家。他毕业于广州暨南学校(暨南大学前身),曾在印尼文池兰中华学校和巴城广仁学校担任教师和校长。他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和宽厚待人的性格,在华侨教育界赢得一致赞誉,这使巴中对优秀的教育人才具有很大吸引力。司徒赞老师在华社各界的广泛深厚人脉关系,也确保巴中能够获得足够和稳定的经费支持。

物理课老师韦同芳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韦老师在教学工作中的严谨求实和严格要求是出了名的。我们除了在课堂上必须认真听课以外,每周还要分组上实验课。我上学期间,巴中新校舍还没有建成,宛朗岸(Blandongan)街的旧校舍太小,物理学实验课只能借用广仁学校教室外的过道进行。尽管条件如此困难,韦老师还是要求同学们一丝不苟地完成各项实验。他还经常以国内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等名校的物理学考题作为我们期末考试的题目。因此,在我们全班50多名同学中,期末考试成绩能够达到及格分数线的不超过10名。韦老师经常说,巴中物理课考试成绩达到40分就很不错了。此外,韦老师每年还带领高三同学到雅加达和万隆等地参观一些大工厂,培养我们学以致用、注重实践的学习方法。

教代数和几何课的是刘宏读和刘宏谦老师,他们兄弟二人都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两位刘老师的教学同样严格认真。老师们的渊博知识和求实精神,使我在后来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受益良多。我在上大学以后,才真正体会到,不仅学习理工科的学生必须在中学期间打下扎实的

数理化基础,对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来说,同样需要有严谨求实的思维和严密科学的方法。而学习理工科的学生当然也需要有历史文学知识和文化素养的教育。

钟士民老师的文史课活泼生动,使我们接触到许多新观点、新视角,使我在选择人生道路中得到深刻的启发和鼓舞。在巴中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活,我从一个纯真的少年逐渐成长为一个自觉追求革命理想的热血青年。

新生活 新视野

到雅加达巴中上学,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也是我第一次离开梭罗这个小城市,来到印度尼西亚最大、最繁华的城市。雅加达是印度尼西亚当时华侨人口最多、聚居程度最高的大城市,它不但拥有著名的班芝兰、草埔等华侨聚居区,还有《新报》《生活报》和《天声日报》三家华文报,以及专营中国书刊的南星书店和OK Sport书店兼体育用品公司。历史悠久的八华中学以及思想进步的巴城中学和中华中学,更是全印度尼西亚著名的华文中学。特别是它们高中部的学生,除了雅加达本地的华侨子女以外,还有不少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华校的优秀初中毕业生。这使我结交了很多新同学、新朋友。

雅加达繁华的街道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对我们这些来自小城市的学生来说都是极大的诱惑。不过,由于我们这些同学都已带够了衣服和日常必需品,也由于囊中羞涩,所以我几乎没有在雅加达购买过什么衣物。但是,雅加达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确实使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学生大开眼界。雅加达有几家开张的电影院如Astoria和Deca Park,都是我们周末常去的地方。我在梭罗只看过几部上海和香港拍摄的国语影片,来到雅加达才第一次看到美国好莱坞最新制作的彩色电影。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部讲述波兰爱国作曲家萧邦在巴黎流亡生活的片子——“A Song to Remember”(中文译名为《一曲难忘》)。

雅加达另一处吸引我的地方是铭登(Menteng)的一家欧洲语文书店。当时在雅加达只有这家书店销售荷兰文和英文图书。我曾在那里买到几本英文词典、印度尼西

亚文词典和世界地图等工具书,以及我向往已久的莎士比亚全集。

然而,对我来说,来到雅加达,特别是在巴中的学习生活,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使我开始对祖国的前途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关心,也促使我对许多问题有了更加深入认真的思考。在课余时间,OK书店和南星书店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在那里买到了鲁迅的许多著作,包括小说集和几乎全部杂文集单行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到鲁迅的作品,而且立即被鲁迅观察事物的深邃眼光和透彻分析所吸引。特别是鲁迅的杂文集,每本都读了好几遍,以致其中许多段落和警句几乎都能背诵不忘。比起在梭罗侨众生活社读过的巴金等人的小说,我觉得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批判更为尖锐而深刻,对人性丑陋面的剖析尤为一针见血。我认为,鲁迅的著作是医治中国社会病疾的苦口良药。而鲁迅文笔的严谨简练,更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我很快成为鲁迅的崇拜者。我在雅加达购买的许多本鲁迅杂文集单行本也跟随我回到了北京,成为我的宝藏品。

我在冯伯伯家里天天都阅读《新报》,它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新报》宣扬的华侨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在华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它的评论中肯公允,文字水平也比较高。《新报》每个周末都有半版的副刊,刊登一些评论文章和散文诗歌。不久,我也尝试模仿鲁迅的笔法,撰写一些抨击华侨社会某些陋习的小杂文,以“晨旭”为笔名,投到《新报》副刊。大约是编辑出于对青年学生的鼓励吧,副刊编辑居然相继发表了我写的几篇小文章,还让我去报馆领取稿酬,每篇10盾。这大大鼓舞起我写作的勇气和积极性。于是,我在一年多时间里一直是《新报》副刊的积极撰稿人之一。

“警卫行动”

1945年8月17日,就在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后第三天,原荷属东印度宣布独立,苏加诺总统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从此诞生。荷兰殖民者不甘心失败,企图以武力消灭新生的共和国,恢复荷属东印度殖民地。由于遭到顽强的抵抗,荷兰殖民者的军队

只能占领雅加达、泗水、三宝壟等沿海城市,印尼共和国仍统治内陆地区。在联合国调停下,双方谈谈打打,历经数年。

1947年7月11日,我离开梭罗到荷兰人占领区雅加达升学。10天后,即7月21日,荷兰殖民者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统治区发动军事进攻,这就是荷兰军队所谓“警卫行动”。这一军事行动进一步扩大了荷兰人占领区,使共和国统治区仅限于日惹和梭罗等地。这样,雅加达和梭罗之间的交通就完全断绝。幸亏我可以暂住在冯伯伯家里,吃住无忧,每天照常到巴中上课,却是有家不能回了。

由于荷兰人占领区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统治区之间暂时断绝一切交通和通讯联系,父亲无法寄钱给我,冯伯伯对此很理解,对我仍一如往常,但是他家人的态度似乎有些变化,这使我小小年纪开始懂得了世间的人情冷暖。当时,雅加达因人口膨胀,城区自来水压力不足,白天打开水龙头是没有水流出的,只能在深夜用水泵将水从地下的自来水管压上来,存放在一个大水槽里,供第二天使用。我每天晚上都和冯伯伯的店员一起用水泵抽取自来水。冯伯伯的子女则从未参加。

巴达维亚中华总会可能发现当时有些像我这样从外地来的华侨学生得不到家庭的接济,于是决定向我们提供贷学金。我从《新报》上看到这一消息后,就向中华总会提出申请,很快获得每月300盾的贷学金。这笔钱足够我一个月租房和吃饭的费用。于是,我决定离开冯伯伯家,和屈胜源同学在雅加达南区找到一处寄宿舍。屈胜源一家原在三宝壟,日本占领期间曾搬到梭罗,在我家附近居住。二战结束后,他随家人迁回三宝壟,初中毕业后到雅加达中华中学高中部学习。因为是同乡,屈胜源一家在梭罗期间,我们两家的交往比较多。在雅加达,我和屈胜源终于成为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

荷兰殖民者1947年的“警卫行动”没有能够消灭印度尼西亚共和国。1948年12月19日,荷兰殖民者发动第二次“警卫行动”,同样遭到印度尼西亚军民的强力反抗。连年战争使荷兰王国的经济不堪重负,并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1949年5月,荷兰政府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同意停止战争,并决定在荷兰

海牙举行圆桌会议,荷兰政府承诺在1950年前将印度尼西亚的主权完全移交给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对我来说,令人欣喜的消息是荷兰人占领区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统治区之间的交通封锁线终于解除。1949年暑假,我在离家两年后,第一次回到梭罗。我先和屈胜源一起坐火车到三宝壟,在他家中住了一夜。三宝壟是荷兰人占领区,原来与日惹和梭罗之间的交通完全隔绝。现在虽然已经可以来往,但是火车交通还没有恢复,也没有长途客运汽车,旅客只能搭乘荷兰军队往来两地的运输卡车。当时,三宝壟与梭罗之间的乡村地区,仍是印度尼西亚人抗荷游击队活动的地方,荷兰军车运输队必须结伴而行。我找到了一辆军用卡车,与开车的荷兰士兵商量,他同意我坐在副驾驶位置,跟着车队去梭罗。当然,那个士兵是要收取报酬的。

几十辆运输卡车组成的车队在早上9点出发。我坐的卡车大约位于车队的中间。在车队前面开路的是荷兰军队的扫雷车,它负责检查公路上是否还留有印度尼西亚游击队埋设的地雷,因此车队行驶十分缓慢。到中午的时候,忽然听见周围枪声大作,车队马上停了下来,我身旁的荷兰人司机叫我赶快下车,蹲在车头旁边,卡车上所有的荷兰士兵也都跳下车,向左右两旁的树林开枪扫射。枪声响了十几分钟以后终于停息。看到周围没有什么动静,荷兰士兵便叫我再上车,车队又继续慢慢行进。他告诉我说,刚才停车是因为前面有卡车触到地雷了。

下午4点左右,车队终于进入了梭罗市区,停在大巴刹附近。我拿着简单的行李赶快跑回家。父亲和所有家人见到我平安到家,当然十分高兴。这时,我才对路上发生的事感到后怕。然而,当天半夜里,我又被附近传来的巨大爆炸声惊醒。天亮以后才知道是有游击队员在夜晚潜入市内,在我家附近扔了一颗手榴弹。

不过,停战协定生效后,形势终于一天天缓和下来,没有再发生武力冲突事件。我在家住了将近一个月后,还是坐荷兰人的军用卡车回到三宝壟,然后和屈胜源一起返回雅加达。

未完 下期续完